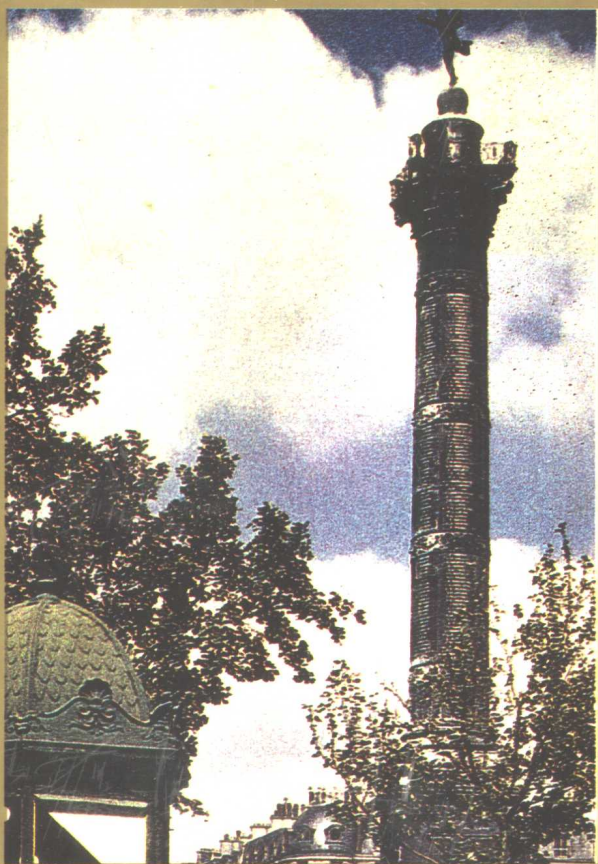




·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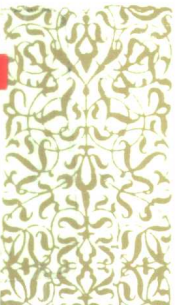
人间喜剧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13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三卷/(法)巴尔扎克(Balzac, H.)
著;傅雷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0-5

I. 人… II. ①巴… ②傅… III. ①小说-法国-近代-选
集②巴尔扎克, H.-小说-选集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23号

本卷编校人员: 张冠尧 艾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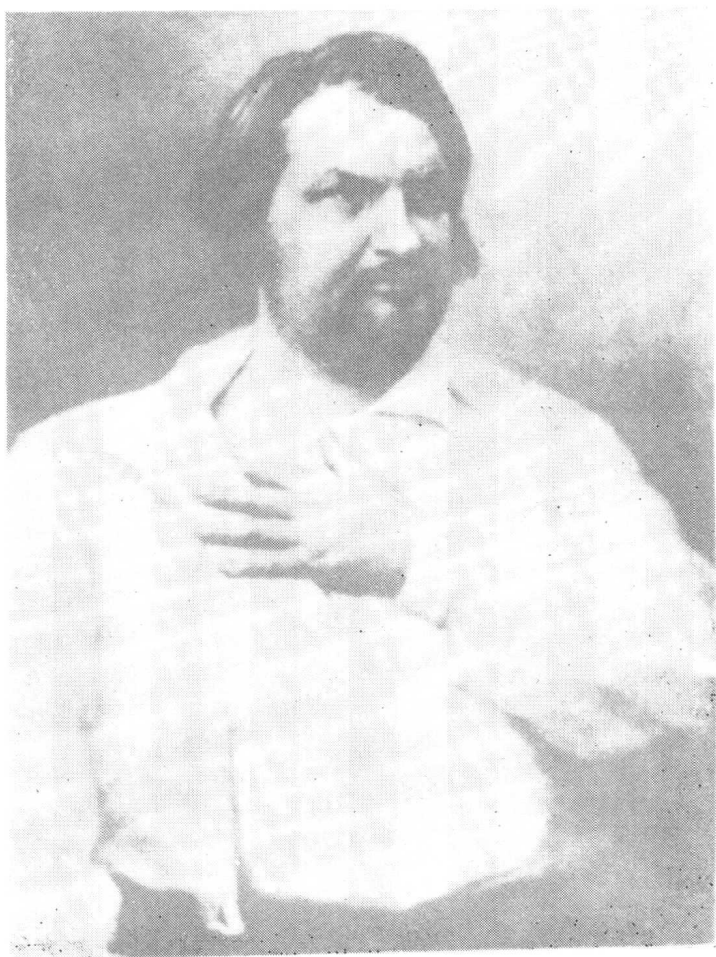
字数 303,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375 插页8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3.20元



作者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IV〕

穷亲戚	(3)
贝姨	傅 雷译 (9)
题解	(489)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IV)



穷 亲 戚

200

献 给

泰诺亲王，堂米歇尔·安吉洛·卡热塔尼殿下

这一长篇史话的小片断，既非献给罗马亲王，也不是献给大名鼎鼎的、曾给基督徒奉献过好几位教皇的卡热塔尼家族的后裔，而是题献给博学的但丁评注者。

您为我阐明了，那位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创作他那唯一能与荷马作品媲美的现代诗篇的绝妙构思。在聆听您的解说之前，《神曲》于我好比高深莫测的谜，无人能揣摸透那字句的思想内涵，评注家们尤其不能胜任。象您这样理解但丁，也就如但丁一般伟大了。然而对您说来，一切盛誉早已司空见惯。

在我们见识了罗马以后稍事休息的晚会上，您的即席谈话总是使我们举座倾倒，任何一个法国学者如将您的谈话作为讲义发表，必将声名大振，并因此荣获教授职位和多种勋章。您大概有所不知，我们的多数教授都靠德意志、英格兰、东方或北欧为生，就象小虫寄生于大树，同样，他们也成为其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借其对象的价值表现自身的价值。然而，在我们的讲坛上，意大利尚未被充分开垦。我的文学鉴赏力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我敢说自己本可以成为相当于三个施奈格尔^①博士的人，而我却满足于当一名社会病理学家，一个专治某些不治之症的医生。正是为了向我的导游者表达感激之情，我将您光辉的大名与波西亚、桑塞弗里诺、帕勒托、迪·奈格罗和贝尔乔若索^②并列在一起，他们在《人间喜剧》中体现着意大利和法国之间持久的亲密联系，这一联系早在十六世纪已为滑稽故事作家班戴洛^③主教以同样方式体现出来，莎士比亚有好几部剧作甚至全班人马都原封不动地取自他那部精彩的小说集。

我呈献给您的这两部书稿构成了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伟大的布丰曾说：Homo duplex^④，为什么我们不补充一句：Res duplex^⑤。一切都具有双重性，甚至德行。因此莫里哀对人类的任何问题都从两个方面去表现。以他为楷模，狄德罗写出了《这并不是故事》，这大约算得上是狄德罗的一篇杰作。在这篇小说里，他描绘了为加尔达纳所断送的德拉绍小姐的崇高形象。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被情妇害死的十全十美的情人形象。我这两部小说恰成一对，好象孪生的兄妹。这是一种文学狂想，但试试

① 施奈格尔(1767—1845)，法国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

② 波西亚(1801—1878)，桑塞弗里诺(1808—?)，帕勒托(1801—1862)，迪·奈格罗(1779—1857)，贝尔乔若索(1800—1858)均系巴尔扎克的意大利朋友，《人间喜剧》中题赠的对象。

③ 班戴洛(1485—1561)，意大利短篇小说家。

④ 拉丁文：人具有双重性。

⑤ 拉丁文：一切事物都具有双重性。

也无妨，尤其是在一部试图表现一切形式的思想外壳的作品里。

人类大部分争执的起因，是既有智者又有愚人。由于他们永远只看到事情或思想的一个侧面，每个人又都声称惟有他们看到的那一面是真实美好的，因而《圣经》告诫世人：“上帝把人类投入争吵”。我认为，《圣经》上这一段便注定了罗马教廷赐给你们两院制的政府，那是一八一四年，为了遵从这一格言，由路易十八下令建立的。

愿您的睿智及您所具有的诗意庇护《穷亲戚》的两个篇章。①

蒙您厚爱的仆人

巴尔扎克

一八四六年八至九月于巴黎

① 《穷亲戚》包括两部独立的长篇小说：《贝姨》和《邦斯舅舅》，后者收在本全集第十四卷。



贝 姨

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在大学街上走着，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制服。

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

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小店老板们额上的金光，我们便可猜到他是个巴黎的得意人物，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所以，象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荣誉勋位的绶带是决计少不了的。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巴黎的行人往往就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

爵爷到了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中间的一段，在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下，那是在附有花园的旧宅空地上新起的，旧宅本身并没改动，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另一头保持原状。

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象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也不向门房问讯，径自朝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神气仿佛是说：“她是我的了！”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凡是佩带勋饰，穿着蓝衣服^①，脚步沉重的人，他们决不阻拦；总之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

底层全部是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住的。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在队伍里当过军需总监，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兼参议官，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其他头衔，不胜备载。

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埃尔维做姓氏，以便和他的哥哥区分开来。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上校，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由拿破仑册封为福芝罕伯爵。这位长兄为照顾弟弟起见，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迹，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从一八〇七年起，他已经是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按过门铃，兵团上尉^②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

① 蓝色是国民自卫军制服的颜色。

② 当时的国民自卫军全由中产阶级及工商界组成，故亦称兵团。

他，马上请进，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

“克勒韦尔先生到！”

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①，一位高身量，金头发，保养得很好的女子象被电击了似地忙不迭的站起，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

“奥棠丝，好孩子，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

奥棠丝·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出去了。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

“那是关系你的亲事呀，”贝姨附在甥女奥棠丝耳边说。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她似乎并没有生气。

这种不拘礼数的待客，可以从她的衣着上得到解释。

老处女穿一件科林斯②葡萄酒颜色的毛衫，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三法郎，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结子周围镶着草辫，象巴黎中央菜市场上的女菜贩戴的。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鞋匠做的羊皮鞋，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因为她完全象个做零工的女裁缝。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照样对克勒韦尔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克勒韦尔先生会心的点点头，说：

① Crevel(克勒韦尔)与 Crevé 读音相仿，前者是姓氏，后者意思是大胖子。

② 科林斯，希腊地名，以盛产葡萄著称。

“你明天来的吧，斐歇尔小姐？”

“没有外客吗？”贝姨问。

“除了你，就是我几个孩子。”客人答道。

“那么，”她回答说，“我一定去。”

民团上尉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说道：

“夫人，我特来听你的吩咐，”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眼风，活象饰演答尔丢夫^①的外省戏子，在普瓦捷或库唐斯一类的城里，以为非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

“先生，请随我来，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于洛夫人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从屋子的格局来看，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

和小房隔开一道薄薄的板壁，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于洛太太让克勒韦尔等着，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免得有人偷听。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顺便对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回来，她敞开打牌间的门，以便有人进来，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明在脸上；要是有人看到她，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脸上立刻挂起一道莫测高深的幕，那是所有的女子，连最爽直的在内，都会运用自如的。

① 答尔丢夫，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伪君子，想把奥尔恭的太太艾尔密耳和她的女儿一齐骗到手。

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那时，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给太阳晒成了紫色，绉褶快要磨破，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看到这些，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再是自满，而后是希望的表情。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把自己上上下下端详一番，忽然一阵子衣衫窸窣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

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司^①的头、大片的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

“太太，你这样的防范周密，倒很象招待一个……”

“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她截住了他的话。

“这样说还差点儿劲，”他把右手放在心口，眨巴着眼睛，那神气在一个冷静的女子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情人！情人！应当说神魂颠倒的情人……”

“听我说，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一股正经劲儿使他笑也笑不出来，“我知道你今年五十，比于洛小十岁；可是在我的年纪，一个女人再要胡闹，必需有些特殊的理由，不是为了美貌，便是为了年轻，为了名望，为了功迹，为了一点子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烜赫的光华。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你的年龄也把你的财富抵销了；女人

① 斯芬克司，即狮身人面像。